想嘔吐,我衹好快步離開了那兒,離開那存放着廿世紀中國人尸體的地方。我迅速由廿世紀古代陳列館向當代陳列館走去.....

來到出口,來到大英博物館人體器官移植銷售市場,我看到地球人的當代人陳列館。在那裏,是我喜歡和熟悉的場面。一顆顆美麗的人頭,大人、小孩、老人、男人、女人、亞洲人、歐洲人、南美人、拉丁美洲人、紅種人、黑種人、黃種人、胖人、瘦人、高人、矮人、運動型、斯文型.....這些人的手臂、腰身、大腿、小腿、手掌、脚掌.....

當然,仍和慣例一樣,我被自己生理的衝動和愛好吸引着,我來到了陳列女人大腿的大廳裏。標有各種型號的上千雙女人大腿陳列在了這兒。

呵 -- 美啊!我的老天!我再一百次一千次地揮舞着雙手跳起來在內心裏激動地呼喊:

"美啊!美啊!美啊!當一個地球肉人的男人有多美啊!"

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看那些連着女人大腿的下體,在空中一回回地扭動、奔跑着,那些購買者選中某雙大腿後,扭動電鈕,那雙大腿立即連接在一個裸體女人的下體上,或者連接在你中意的任何一個模特兒信號上,給一個指令,它們立即連在一塊,在空中扭動起各種動作起來。當你欣賞完畢,一按電鈕,所有空中的圖象就消失了。那些圖像全是高保真、高密度的原子激光全息圖。如果你滿意,便定購下這雙女人的大腿,如不滿意,又重復去選其它的女人的大腿,去選型號、尺寸、胖瘦。

當然,我一想到我中意的女人,想到自己的種畢竟是亞洲人的中國種,我就照例地會去想到"環肥燕瘦"的說法了。有唐玄宗之妃楊玉環之肥,之豐腴,之唐代宮廷雍容華貴型的;有漢帝皇後趙飛燕之瘦,之苗條輕盈型;有現代美女 KST 型的;有當代美女 MME 型.....

經過一翻折騰,我讓那一雙雙的美麗的大腿連接在一個個各式各型的裸體美女身上,在演示廳裏演示完一套套的模特動作後,我選定了十二雙整整一打各式各樣的女人大腿。我滿意地定購下那些大腿,立即讓他們的銷售部給我用宇宙飛船運到我將要回去的尼基那星球去了。

春心蕩漾的我,早已把剛才在廿世紀中國人尸體館裏見到那些讓人心情鬱抑的情景忘得一幹二净.....

我又來到心臟銷售廳,想到自己胸腔裏那顆巨大的桃樣心臟正在嘭嘭地跳動着,再看看銷售廳裏那一排排陳列着的各種型號的血紅的桃樣的心臟,想起先前看見的廿世紀中國人臟器陳列館裏那些又尖又圓滑的死白色的心,我又有些禁不住想起廿世紀自己那些祖先過的日子來.....唉 -- 我,我心裏直酸,直悶,我,實在爲我的祖先們感到心酸和可憐.....

啊,廿世紀可憐的中國人!

唉 -- 唉 -- 唉 --

我在長嘆。聽見了嗎?我的祖先,我的祖先們。

你們的靈魂在哪裏?!

你們的靈魂在哪裏?!

你們的靈魂在哪裏啊?!

注:[1](ANAXAGORE 希臘哲學家,有神論創造者,生于公元前 428 年

[2](EMPEDOCLE 公元前 495–435,希臘 Aqrigence 地方的名醫和哲學家)

[3](DEMOCRITE 古希臘哲學家,公元前 5 世紀原子論創造者)

[4](ARISTOTE 公元前 384–322)

[5](THEOPHRASTE 約公元前 370–285)

[6](STRATON de Lampsaque 公元前? –270)

[7](GALIEN 131–200)

[8](LVCRECE 紀元前 95–51)

[9](RHAZE'S 850–923)

[10](AVENZOAR1070–1161)

[11](AVERRHOR'S 112(0–1198)

[12](Francois Bccon 1561–1626)

[13](J,Ray 1628–1704)

[14](Marchant,不詳)

[15](LINNE 1707–1778)

[16](ROUSEAU 1712–1778)

[17](Diderot 1713–1784)

[18](Montesquieu 1698–1755)

[19](Buffon 1707–1788)

[20](Jean Lanarche 1744–1829)

[21](Cucier 1769–1832)

[22](Goethe 1743–1832)

[23](Erasmus Daruin 1731–1802)

[24](Charles–Robert Darwin 1809–1882)

(上接 41 頁)

的,在法庭辯論時,她被趕出了法庭!所以,我覺得,應該給作家充分的想象力的自由,不要讓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有如履薄冰的感覺。如果《K》最後判決敗訴,這個影響就太厲害啦!這就會讓每一個作家在寫歷史人物的時候總是會擔心什麽時候會不會成爲一個被告。

謝 冕:我看,這件事情確實是處理得太簡單了一點。應該廣泛地聽取一些各方面的意見才好。不僅是文學專家方面的,特別涉及到文學作品,就更應該聽取一下文學界的意見。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司法在處理這樣的一些文學典型事件的時候,看來,還缺乏一些經驗,還需要建全完善,這件事情顯然處理得太簡單,太急促了一些。

樂黛雲:第一,我認爲法律根據是不够的;第二,對于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等同起來是荒謬的和錯誤的;第三,對于兩個英國公民到中國來打這樣的一場官司是不合理的。因爲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都不會去寫啦。每個作家都要去照顧到已經死去了的人的家屬,特別是象我們這些寫評論的寫歷史的,往往都要受到許多家屬的幹擾。他們不讓評論家去根據自己的見解、根據歷史來判斷,要去照顧他們的家屬的感情和看法,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應該有的幹擾。所以,我認爲,如果虹影的小說《K》如果最後敗訴,將會對中國作家們以後的創作産生一個巨大的陰影。因爲,如果是那樣的話,每一個作家在寫作時,都會去顧及和考慮到,會不會一不留神就觸犯了哪一條法律,其實,長春法院的判決誰也搞不清楚他們的法律依據是什麽?所以,我認爲,這個判決的後果和影響肯定是極其負面的。

邱華棟:衛慧前天來北京,我們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們一幫作家都認爲這件事長春法院是不對的,我認爲這件事最好是限定在一場筆墨官司範圍内,而且,即使虹影敗訴了,還是她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大部分作家,從我身邊的很多作家都是認爲,即便是虹影敗訴了,大家還是要聲援虹影的,例如象衛慧、王幹、李敬澤、閻連科、韓東、黄焚等等。

陳曉明:我覺得,司法有失公正。司法對文學的幹預是不恰當的。當然 ,我的看法無足輕重,我衹是作爲一介草民,作爲一個文學理論界人士的看法。對以後作家寫歷史題材一個區域就被阻隔了,就完全封閉了,因爲,誰也不敢寫了,不敢觸及敏感歷史題材了。有很多的作家,例如寫到瞿秋白、胡適等人,如果說他們有後代,都來起訴,就使得很多歷史人物不能去寫了。法律的震懾作用,使得作家的創作空間變得狹窄了。

尹麗川:肯定有負面影響,但我不認爲虹影會因此在創作中小心翼翼,她是個堅強並堅持的女人。至於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不會考慮這些外在因素。對作品或作者的人品,爭議可以,非議我們也不是沒受過,但再說一遍,法律的干涉是恐怖的。